

鳳凰牌自行車

任林舉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至本世紀初，中國內地一度成為世界著名

的自行車王國。那時，對於一個內地居民來說，自行車不僅是一種交通工具，更是身份、地位和生活品質的標誌。沒有自行車，上下班、出行不方便；運載點兒什麼東西不方便；走親、訪友、與女朋友約會等等都不方便，最關鍵的是，也顯得不入時、不體面、與生活嚴重「脫節」。

我剛剛上班的時候，工資很低，僅僅三十五元人民幣。按理，三個月不吃不喝攢下的錢也夠買一輛自行車。但那時名牌自行車還是緊俏貨，通過正常的平價供應渠道根本買不到。而黑市上一台名牌自行車，比如「鳳凰牌」，要價卻高達我工資的十倍。儘管如此，我內心還是懷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想和別人一樣，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名牌車。

人一旦生了執念，就會忽略實際，竭力以求。接下來的兩年時間，我節衣縮食，深居簡出，拒絕一切額外的消費和娛樂，加班加點賺工時費……一切「奮鬥」都是為了這台自行車。一時，自行車成了我全部的生活。

終於有一天，可以去黑市花高價買一台「鳳凰牌」了，可是，自行車到手後卻發現，自己根本就不會騎。不但不會騎，推着走，都走

不好。想往左時，它偏偏往右；控制了前輪，後輪扭向了別處；想把它扶正，它卻倒向了自己……這時，再看身邊那些行走如飛的騎車人，心裏別提有多羨慕！有那麼一刻，甚至覺得自己手裏這台自行車還不如人家最破、最次的雜牌車。如果那時有人提出用自己手裏的破車換我這台，我可能都會答應，只要它能聽我的使喚，行走自如。

就這樣趟趟起起前行了一段時間，正巧遇到迎面而來的一個同學。他是騎車的高手，技術絕好，甚至可以撒開兩手，一邊點火抽煙，一邊隨心所欲地前行。看我如此窘迫，便善心大發，放下自己的路程給我講起了騎自行車的要領和技巧。

他說自行車是用來騎的，你得學會駕駛。我說，是。他說你不能推着它，推着它，就是你為它效力，它成了你的負擔。我說，是。可是，我真的不會操作和掌控，我不推它，又能怎樣？同學講完了道理和技巧後，揚長而去，又留下我獨自對付那堆長着兩個輪子的鋼鐵。

大約由於駕馭的想法太過急切，再向前走時，推車的水準反而更差了，還不如先前。為了順利回到宿舍，乾脆，我把它扛在肩上！這回，一切都順暢起來，至少，我想往哪裏走，就能往哪裏走。

轉眼，時光一去三十載，那輛「鳳凰牌」自行車早已從我的生活裏消失，但我卻突然發現，如今握在我手中的生活，正是一輛不太好對付的自行車。



▲「鳳凰牌」單車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名牌車。資料圖片

容易讀錯的漢字

言青



最近有朋友給我發來一百個容易讀錯音的漢字，我看了看，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字按我原來的讀法都是錯的。我給先生看，也給幾個朋友看，他們也有不少唸不準的字。我們才疏學淺，但也是唸了一輩子書的人，現已進入耄耋之年，還有許多不認識的字，讀錯音的字。漢字實在太博大精深了，唸了一輩子書的人也仍然離不開字典。

漢字總共有多少，目前尚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據資料上說，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華字海》總共收集了八萬多字，我手頭的新華字典（一九七一年修訂重排本）收集了八千五百字（包括異體字在內），而《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中有三千五百字。

不說那八萬多字的吧，我經常翻那八千五百字的字典，就有很多唸不出或唸錯音的字，即使是三千五百字的常用字表中也有不少讀不準的字，不是我一個人，許多人都是這樣。比如，中藥養生的枸杞的杞（qǐ第三音），我看北京電視台《養生堂》節目時，聽到觀眾中有人唸qǐ第二音，有人唸jǐ第一音，有的醫生也說得不標準。再如，人體皮膚上起的蕁麻疹的蕁，唸xun第二音，但指植物蕁麻時就唸qian第二音了。

又如，驀然的驀，應唸mo第四音，容易唸成mu第四音。浸透的浸，應唸jin第四音，但許多人唸qin第一音或第三音。包庇的庇字應唸bi第四音，但容易唸成pi第四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讀錯字的人不都是普通老百姓，還有許多有身份、有名氣的人。可見，讀白字，唸錯字，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只有專門研究語言的語言學家、語言學教授、作家不會犯這些

錯。還有就是廣播電台的播音員、電視台的主持人、學校的教師等有關人員不能唸錯字，否則誤導觀眾和學生。

當然，各級領導人員最好也不唸錯字，特別在公開講話場合。近日北京一位大學校長在校慶致辭中將「鵠」（俗稱天鵝）hu第二音，唸成hao第四音，引起網上熱議。其實，這個字很容易唸錯，我在沒查字典之前也曾唸hao第四音，我問先生和幾位朋友，他們有的唸hao第四音，有的唸gao第四音，可見這個字有很多人唸不準。據說，校長唸到這個字時有點猶疑，然後就唸成hao第四音，估計他事先沒看講稿，否則他會查字典。字典是我們的好朋友，無論什麼人，包括各級領導，遇到讀不準的字，一定要查字典，讀準了您再上台，避免尷尬和不必要的非議。

令人欣慰的是，從小學開始，學校就重視教學生正確的漢字發音，記得外孫女在北京讀小學時，她總給我們糾正漢字的發音。例如，我們經常把皮膚的膚字唸成fū第三音，她說不對，應該唸fū第一音。又如，我們把教室的室字唸成shì第三音，她說不對，應該唸shì第四音。我們從此記住了。可見老師教學生漢語發音是很嚴格的，這就為孩子們從小練習漢字的準確發音打下基礎。

還記得前幾年，央視一台舉行過漢字聽寫大會，全國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包括港澳台一百六十名學生參賽，語言專家作裁判，播音員作主考官，最終產生總冠軍，是一個不大的中學生，他對所有考過的漢字包括一些生僻字都讀得準，寫得對。其他學生也都各顯身手，出現許多「小漢字專家」。

漢字和漢字文化的傳承有了希望，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身上。我們老一代要向他们學習，同時不要忘了把字典帶在身邊哦！

鳥巢

雲舒



這幾天平台上住進了特別的客人，在茂密的鵝掌柴灌木叢中，一彎腰就能看到一隻深杯狀、編織精緻的鳥巢，上面靜靜躺着一枚帶有深紅紫紅斑點的鳥蛋。我們都有種「有鳳來儀」的欣喜。

香港有百分之七十的綠化覆蓋率，即使在市區鳥巢也是常見的，在檐下做窩的麻雀，在房樑上築巢的燕子，大都選在高處安家，在這麼明顯、彎身就能看見的地方還真是少見的。聽老同事說，公司平台頗有「鳥緣」，幾乎每年都有鳥兒來築巢，大概是這些鳥兒發現人們都不干擾他們，逐漸把公司的小平台當作了家園。

公司的休憩平台隨着香港仔海濱，對出是香港第三大島嶼南丫島，初夏驟雨後陽光普照，空氣宜人，伴着鳥語和海潮。

周末又是連番驟雨，我們都擔心小鳥之家是否安好，返工第一時間就去探望，竟有驚喜！只見兩隻鳥寶寶已破殼而出，很是新奇得意。剛出生的還沒有羽毛的雛鳥，只有拇指那麼大，還未開眼，大概以為是鳥媽媽來了，張開漏斗般的大嘴討食。

我們趴在窗後好久才見到鳥媽媽的真身，是隻身着灰橄欖色羽毛、後枕白色的成鳥。原來這是白頭翁，牠的最大特點是頭頂上的一抹白，這種鳥常見於長江南部地區。鳥媽媽銜蟲歸來，卻不是立即飛抵巢內，而是在對面的高樹上逐步靠近，確定沒有危險後才飛進灌木叢中覓食。她鳴叫聲清脆嘹亮，類似「朱古力，朱古力」。

為了避免過於頻繁地接近引發親鳥棄巢，清潔人員也不再過多到鳥巢附近清理，我們趁着鳥媽媽覓食時，才敢近身透着綠葉的縫隙，看着鳥寶寶們的成長。他們躺在亞麻色的樹枝和葉子編織的草墊子——溫暖而結實，沉浸



▲剛破殼的鳥寶寶

作者供圖

在斑駁的陽光下，和着柔柔的海風，或酣睡、或等待，漸漸豐滿了絨毛，生長出羽絨，散開了羽片。

大概再過一周鳥寶寶們就要學飛了，到時候鳥去巢空不免覺得不捨，希望鳥兒們明年再來。

「火星哥」24K Magic 亞洲巡演收官站紀實

王加



終於，被內地樂迷親切稱爲「火星哥」的Bruno Mars在歷經一票難求的三場上海站和一場澳門站之後，以High翻全場的兩晚香港站表演圓滿收官，結束了其今年席捲亞洲的「24K Magic」巡演。

這並不是我首次親歷Bruno Mars的現場。猶記得二〇一五年四月在北京的上一輪「Moonshine Jungle」巡演中，攜第二張錄音室專輯《Unorthodox Jukebox》初次訪華的「火星哥」當時還遠不算是內地家喻戶曉的超級明星。儘管其如錄音室級原音重現的高水準獻唱和活力四射的不間斷唱跳結合早在三年前便已技驚全場，那時的Bruno Mars也僅算是初出茅廬的「小眾文藝創作型男歌手」。然而，時隔三年後這一輪「24K Magic」全球巡演的受歡迎程度早已不能和彼時同日而語。究其原因，和他二〇一六年那首Mark Ronson合作紅遍全球的年度神單《Uptown Funk》以及他於年初憑藉與巡演同名的第三張錄音室專輯《24K Magic》在第六十屆格萊美頒獎典禮的出色表現不無關係。

年初恰逢「六十一甲子」的格萊美頒獎典禮，其最大贏家非「火星哥」莫屬。此前兩張錄音室專輯均在格萊美三大通類獎項（年度專輯、年度製作、年度歌曲）中沉沙折戟的他在本屆終於揚眉吐氣。大熱專輯《24K Magic》共在多領域收穫七項提名，竟然全中！單槍匹馬將年度專輯、年度製作、年度歌曲、最佳R&B演唱、最佳R&B歌曲、最佳R&B專輯和最佳非古典類工程專輯大獎全部收入囊中，並一舉成爲第七位在單屆格萊美包攬三大通項的歌手，可謂一雪前恥。個人認爲，雖然《24K Magic》專輯銷量和樂界口碑兼具，但比起他前兩張大受好評的《Unorthodox Jukebox》和《Doo-Wops & Hooligans》在詞曲的製作精細程度上和曲風多元化上仍有差距。顯然，《Uptown Funk》的大獲成功讓Bruno Mars圈粉無數，嘗到甜頭的他確定了延續Funk舞曲風格來製作《24K Magic》的決心。可以確定的是，有了新專橫掃格萊美的「加持」，此次亞洲巡演順理成章地成爲了其巨星效應的「試金石」。上海場和香港場都是一經開票便瞬間「秒光」，主辦方又被迫在兩地加場。作爲此次亞洲巡演的最後一站，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熱鬧程度要遠超一個半月前在此開唱的「水果姐」Katy Perry。演出不僅吸引了如鄧紫棋、杜德偉等明星歌手專程前來捧場



▲美國歌手Bruno Mars被稱爲「火星哥」

作者供圖

▲Bruno Mars亞洲巡演演唱會香港現場

作者供圖

，紀念品商店標價一千五百港元的棒球衫也早已售罄，連五百港元的雙色棒球帽也已所剩無幾。「火星哥」勢不可當的魅力在開唱前便已一發不可收。

和Katy Perry唱足兩小時的賣力表演相比，Bruno Mars帶來的則是一場「既省時又省事的」勁歌熱舞狂歡。所謂省時，整場演出嚴格掌控在九十分鐘，沒有歌曲串燒，算上返場滿打滿唱了十四首，有如他歷張專輯的曲目編排般精煉。所謂省事，「火星哥」全場連蹦帶跳才換了一身衣服，基本沒離開過舞台。儘管在專輯封面和MV拍攝中，Bruno Mars主打的都是「Bling Bling」的浮誇土豪風，但在演出現場則是一身再簡單不過的棒球衫，身邊的樂隊則各穿NBA隊服，十足的運動風貫穿整場。也難怪，以作曲者身份出道的實力派「火星哥」自然不需要和外形亮麗，需要換裝如走秀般的「水果姐」一樣在着裝上大費心思。如果說Katy Perry的演唱會是一場飽含糖果色彩、動漫卡通、動植物玩偶的「快樂嘉年華」，那麼「火星哥」所帶來的則是一場沒有噱頭、純乾貨的「CD原聲重現」。

在表演現場方面，Bruno Mars原封不動地照搬了上海站的演唱歌單。一曲於年初格萊美頒獎典禮獻唱時掀起小高潮的《Finesse》拉開了整場演出的序幕，加上新專輯同名曲《24K Magic》和《Treasure》，三首動感十足的開場曲直接引爆了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由於現場的舞台布置並未像Katy Perry一樣有一個狹長的內場延伸搭建，因此Bruno Mars台下直面的便是如潮湧動的內場站票粉絲。全場熱情的觀眾不僅跟着《Finesse》節拍齊刷刷地躍動着，更是被偶像煽動着進行左右場的「尖叫大PK」，那排山倒海的熱烈氛圍與在歐美舉辦演唱會的現場效果無異。隨着《Chunky》和《That's What I Like

》的陸續登場，前半場演出基本以新專輯的曲目奠定基調，勁爆的節拍與緊湊的曲目銜接讓我們彷彿置身於一個夜店般的萬人大舞池，完全不給樂迷們絲毫喘息之機。直至貫穿整張專輯包裝的合作品牌范思哲命名的復古情歌《Versace On The Floor》前奏響起，已經躁動了半場的觀眾才安靜下來，紛紛點亮手中手機營造出銀河系般的點點星辰，屏氣凝神地聆聽「火星哥」獨自深情地唱着。

一曲《Versace On The Floor》唱罷，婚禮進行曲的前奏響起。不出所料，兩首婚禮必備曲《Marry You》和《Just The Way You Are》掀起了全場最大規模的合唱。隨後Bruno Mars動情演繹個人心聲的《When I Was Your Man》則再次令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亮起「閃閃星光」。伴着內場噴出的金色紙片，壓軸的《Locked Out of Heaven》將本場高潮迭起的演出推向頂峰。而在全場觀眾震耳欲聾的吶喊聲中，二〇一六年度冠軍《Uptown Funk》作爲返場曲目如約而至，爲「火星哥」的亞洲巡演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客觀來說，儘管Bruno Mars因改走流行舞曲路線受眾更廣，現場的唱功和掌控力較三年前巡演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被很多人忽略的一點是，雖然「火星哥」的歌節奏鮮明琅琅上口，但從他的成名曲《Grenade》到新專輯的《Finesse》音調越來越高，一般男歌手連翻唱都很难駕馭。更難能可貴的是，整場蹦蹦跳跳的他現場高音符呼吸均勻，並無半點瑕疵，音色全然像是在放CD唱片一樣穩定。出衆的歌唱天賦加上能夠模仿「流行樂之王」Michael Jackson瀟灑舞姿的能力，「火星哥」在今日歐美流行樂壇的爆紅地位完全實至名歸。一位稱霸格萊美的歐美樂壇當紅歌手究竟有着怎樣的實力？二〇一八年度Bruno Mars「24K Magic」亞洲巡演給了我們一份完美的答案。

匈牙利人同馬的情緣

高秋福



雕像矗立在布達佩斯著名要塞漁人堡的庭院中。在高大的白石圓柱台上，這位國王身騎戰馬，頭戴盔帽，身披戰袍，左手緊勒馬韁，右手握着雙十字架，顯得異常威武。這是以多方位征戰的赫赫武功和改革宗教信仰的政治韜略建邦立國的象徵。

布達佩斯最爲宏大的戰馬雕像群集中在英雄廣場上。雄偉的廣場是爲紀念馬紮爾人定居歐洲一千年於一八九六年建成，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聳入雲的圓柱形「千年紀念碑」。碑石兩側是壯麗輝煌的廊柱。左側廊柱頂端的雕像，是一個男子以巨蛇爲鞭驅趕着雙轅馬車在奔奔，顯然是征戰的象徵；右側廊柱頂端的雕像，則是一個女子手執巨大的棕櫚樹葉乘坐着雙轅

馬車在疾馳，是追求和平的標誌。紀念碑寬闊的底座上，有一個由七人組成的青銅雕像群。七人均爲武士，身着東方人的服飾，手執不同的兵刃，威風凜凜地騎在七匹烈馬上。他們代表當年率領馬紮爾人從亞洲一路征戰來到歐洲的七個部落的首領，中間爲首的則是部落聯盟的盟主阿爾帕德。七位武士及其七匹坐騎，均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爲人民自由和民族獨立而獻身的英雄」。

一九八六年六月那次訪問匈牙利，時過三十多年，記憶猶新。我們一行人在參觀英雄廣場之後前往多瑙河畔的國會大廈，拜會匈牙利政府總理拉萊爾·捷爾吉。國會大廈雄偉壯麗，門前也矗立着一尊戰馬雕像。戰馬雙蹄騰空，長尾曳地，氣勢不凡。戰馬的駕駛者是十八世紀匈牙利自由戰爭的領導人拉科齊·費倫茨，頭顱高昂，英氣逼人。人馬一體，不可分離

，被譽爲「國之魂」。走進大廈，迎面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幀巨幅油畫。油畫係匈牙利十九世紀著名畫家蒙卡奇·米哈伊的作品，描繪一八六六年馬紮爾人騎馬來到歐洲定居的動人情景。走進寬敞的總理辦公室，首先引起我注目的，說實話，並不是年輕的總理，而是他辦公桌旁那個高腳櫥櫃上擺放的一尊青銅奔馬雕像。馬的兩耳豎立，鬃毛飛揚，長尾飛翹，前蹄凌空，似虎躍龍騰，生氣勃勃，神采飛揚。主人顯然注意到我的眼神，不禁嘿然一笑說：你們是搭乘飛機從亞洲飛來，而我們則是全靠馬匹從亞洲駛來。馬是我們民族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們祖輩崇奉的圖騰。

這位健談的總理還談了些什麼，我現今已全然忘記。而唯有這幾句話，一直鑄刻在我的腦海裏。這大概是因爲他準確地道出了匈牙利人同馬的濃重情緣之故吧。（下）